

孙岩:在京剧艺术中感受咽音之美

在中国艺术的宝库中,京剧以其独特的唱腔艺术闻名遐迩。4月16日是世界嗓音日,咽音作为一种别样的发声方法,其清澈并带着金属质感的音色为京剧的唱腔艺术增色不少。

“京剧与歌唱都需要气息的协调,只是发声部位略有不同,将咽音引入青岛的韩明新老师教导我们,若气息

运用得当,发声就能得心应手。”京剧爱好者孙岩说,“我从未间断过咽音的训练,尤其在上台前,一定会进行预热练习,让身体放松,腔体打开,我感到我的声音已经比以前更加优美了。”在青岛市崂山区格林小区的活动室,74岁的孙岩与薛景春(韩明新之妻)等热爱咽音的朋友们一起交流切磋。



孙岩

退休后重拾少年京剧梦

“我对京剧的喜爱源自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看戏。”孙岩回忆道,“小时候我们家就在老沧口的振华路上,与沧口剧院仅一街之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孙岩从小就常常置身戏院之中,华丽的戏服和悦耳的戏曲旋律在孙岩心中埋下了种子,“小时候天津京剧院来青岛演出时曾到我家两次,希望能带我去进行专业的戏剧学习,但最终未能成行。后来父亲曾向青岛京剧院杜金燕老师解释过那时太小不舍得让我走。”孙岩说。

孙岩重拾京剧梦想是在她退休之后,“有一次我去山东淄博看望我的师傅,他家里正播放着《贵妃醉酒》。”孙岩说,“那是我首次听到这首唱段,没想到还有这么美妙的曲子,我被深深吸引。”离开时,师傅把播放歌曲的录音机和磁带都赠予了她,就这样她一路从淄博听回了青岛,从那时起,孙岩决定重新找回儿时的京剧梦想,那一年她47岁。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认真,要么不做,一旦决定就一定要做好。”回到青岛后,孙岩开始寻找老师学习京剧,50岁时,她和许磊一同拜入青岛市京剧院的唐效齐门下,“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成为唐老师梅派的最后一位

弟子,每一个唱段,唐老师都会逐句教我,他先现场教唱,然后让我带一盒磁带回家,让我在家中对着磁带反复练习。”孙岩告诉记者,为了弄清老师每一个音是从哪里发出,她会单膝跪地,仰头观察老师的发音部位。凭借对京剧的热爱,孙岩跟随唐效齐学习了十几年,“这十多年我收获颇丰,因为我脑海里始终回荡着儿时听过的曲子旋律,因此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格,唐老师传授的知识,我将永生难忘。”孙岩说。

在京剧道路上“幸会”咽音

孙岩告诉记者,2004年,在京剧爱好者的推荐下,她首次遇见了韩明新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的说话方式怎么这么没素质’。”孙岩说,“其实韩老师是说我的声音缺乏活力,就像老太太似的。我的声音属于小号音域,喉咙较窄,但跟随韩老师学习咽音,让我受益良多,不仅提升了音高,还保护了嗓子不受伤害。”

为了找准发声点,孙岩每天在家中贴着墙壁,拉着自己的头发练习咽音发声。掌握了咽音的技巧后,孙岩将它与京剧相结

合,“想想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老艺术家要坐在最后一排听你的表演,其实靠的就是咽音的发音技巧,使得声音能够传得很远,拥有穿透力。”孙岩说。京剧与唱歌在发声方式上有诸多共通之处,京剧与咽音都能拓宽演唱者的音域,让表演更加富有表现力。

“例如京剧演员通过真假声的转换,能在广阔的音域中自如地演唱,而咽音则依靠咽部发音管的形成来加强声音的共鸣,实现音域的拓展。”孙岩说,“但京剧与咽音在发声机制上也各有特点。京剧强调丹田和腔体共鸣,通过气沉丹田让声音更显浑厚有力;而咽音则更注重咽部发音管的运用,要求气息顶住喉咙,发出更高位置的声音。作为一种特别的发声技巧,咽音清澈且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为京剧的唱腔带来了无尽的魅力。”孙岩告诉记者无论是京剧还是咽音,都需要通过严格训练和不断实践,方能达到艺术的至高境界。

如今,74岁的孙岩是山东省票友协会的一员,她每天都会练嗓,每周三都会去票房参加活动,“每逢节假日,我们还会去社区演出,与全国的票友交流学习,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孙岩说。

记者 咸硕



孙岩(左)与薛景春(韩明新之妻)

也谈“志之所之”

赵润田

“诗者,志之所之也”,出自《毛诗·序》,讲了两千多年,为诗者几乎无人不晓。

“志之所之”,说的是心志愿向的去处。诗是用来表达心志的。有没有、成不成诗,最基础的,取决于心中有无“志”在。换言之,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看法和想法需要表达,无“志”可“之”,便无诗可写,勉强敷衍,也必混乱不堪,不知所云。学诗者知律易,修志难。初习章句格律,每觉日有所获,而后长期徘徊,难以突破,归根结底在于其“志”缺乏精进。这正是陆游告诫其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以此论诗,无意否定和排斥艺术技巧,只是说,写诗之要,在于对外部世界一定有思考,有感觉,有想法,有“志”要“之”,有话要说。

“所之”者,应为诗人自身之“志”。这似乎不成问题,但实际歧路甚多。有人标举唐宋,将古人之“志”原封不动搬来,用古人意旨,学古人腔调,其实不知唐诗贵在反映唐代,宋诗贵在反映宋代,不能反映当代,后人看我辈之诗何为?又有人惯于套用他人之志,动辄以大旗号吓人,以名人装点门面。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何况一个个大活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活泼泼的存在,不可复制,心志的差异处正是其独有价值所在,为何要舍己从人、去真存伪、自欺欺人?拾人余唾,代人歌哭,陈陈相因,不写也罢。千秋万代,世间只有一个独特的你,当诗句从心底流出,面目独特,落墨就能立住,应当具有这点自信。历代成大气候者,千变万化,写的都是自己,不是古人,也不

是他人。

人各有志,只是理之一端。另一端,人之“志”植根于共同的现实、历史、民族、文化之中,必有相同、相通之处。惟因如此,千百年前之经典,今日依然令人激动不已。就诗人诗作而论,其“志”在多高层面和多大程度上与世人之心意相融洽,决定着“志”的价值与能量。其“志”高远,举篇皆高。读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读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读革命领袖和先烈大气磅礴的雄辞伟句,其感受肯定同读齐梁体、西昆体、官体诗以及那些唧唧歪歪无病呻吟之作截然不同。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具家国情怀,写人间大义,更能气吞山河、撼人心魄,直击人心。

“诗言志”,不是“直言志”。只有将“志”演化为意象、意脉与意境,显现“所之”,方能成诗。诗之生命、魅力在此,困难也在于此。于我辈老来学诗者,此处是硬关卡。大半生从事管理,所言所写,惟恐说之不全不实不细不清,不仅直言,且不避重复,结果絮絮叨叨,满纸实话,一碗白开,索然无味,实在不能算诗。

困难并不可怕,滴水可以穿石。坚持写作,假以时日,说不定其“志”也嘉,其“之”也美,不小心真正成了诗人。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山东诗词学会会长,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姜昆、莫华伦将亮相青岛“百家讲坛”

崂山文化艺术讲堂即将开启

本报讯 由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青岛大剧院承办的“崂山文化艺术讲堂”,今年将为岛城观众带来16场文化艺术盛宴。其中,中国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莫华伦、中国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石叔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李喆等多位音乐领域的艺术家将为岛城观众带来《如何进行音乐启蒙》及《走进交响乐团:探索音乐背后的团队协作密码》等低门槛、高水准的音乐艺术讲座;中国曲

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将以相声艺术对话市民,为现场观众讲述传统相声的入门到发展;更有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彭丽、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副主席吴可畏等坐镇,为岛城观众带来多场深入浅出的艺术文化解析讲座。

据了解,15年来,崂山文化艺术讲堂为青岛市民带来超220期的艺术体验,接待观众突破8万人次,被誉为青岛的“百家讲坛”。

(记者 咸硕)

超长效降血脂药:治疗高血脂的曙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重症主任医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刘红告诉记者,近年来,超长效降血脂药物在RNA靶向疗法、基因编辑技术以及新型小分子药物等多个关键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创新药物通过长效调控胆固醇代谢的关键靶点(如PCSK9、ANGPTL3等),为高血脂治疗带来革命性变化。

超长效降血脂药物具有诸多优势。刘红表示:“一方面,这种药物每年1—2次的用药频率,极大地提升了患者的依从性,使得患者能够更加规律地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基因编辑和RNA疗法有望实现‘功能性治愈’,从根本上解决降血脂问题。”

然而,这些药物也面临一定挑战。刘红认为,安全性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和长期影响需要进一步验证,以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此外,多数新型疗法价格昂贵,例如基因编辑单次治疗费用或超百万美元,这可能会限制其广泛应用。

刘红表示,超长效降血脂药有望逐步替代传统注射剂,而口服PCSK9抑制剂和CRIS-PR疗法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或成未来的主流治疗方法。杨思晨